明皇雜錄/卷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上 ◄

明皇雜錄
卷下

►

張九齡在相位，有謇諤匪躬之誠。玄宗既在位年深，稍怠庶政，每見帝，無不極言得失。李林甫時方同列，聞帝意，陰欲中之。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，九齡因稱其不可，甚不葉帝旨。他日，林甫請見，屢陳九齡頗懷誹謗。於時方秋，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，將寄意焉。九齡惶恐，因作賦以獻，又為《歸燕詩》以貽林甫。其詩曰：「海燕何微眇，乘春亦蹇來。豈知泥滓賤，只見玉堂開。繡戶時雙入，華軒日幾回。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相猜。」林甫覽之，知其必退，恚怒稍解。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，自中書至月華門，將就班列，二人鞠躬卑遜，林甫處其中，抑揚自得，觀者竊謂「一雕挾兩兔」。俄而詔張、裴為左右僕射，罷知政事。林甫視其詔，大怒曰：「猶為左右丞相邪？」二人趨就本班，林甫目送之。公卿以下視之，不覺股栗。

玄宗宴於勤政樓下，巷無居人。宴罷，帝猶垂簾以觀。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，垂鞭案轡，橫縱樓下。絢負文雅之稱，而復風標清粹，帝一見不覺目送之，問左右曰：「誰？」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，帝亟稱其蘊藉。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，帝左右寵幸，未嘗不厚以金帛為賄，由是帝之動靜，林甫無不知之。翌日，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：「賢尊以素望清崇，今南方藉才，聖上有交廣之寄，可乎若憚遐方，即當請老；不然，以賓詹仍分務東洛，亦優賢之命也。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。」於是絢以賓詹為請。林甫恐乖眾望，出為華州刺史，不旬月，誣其有疾，為郡不理，授太子詹事，員外安置。

唐玄宗在東洛，大酺於五鳳樓下，命三百里內縣令、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，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。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，皆衣以錦繡，伏廂之牛，蒙以虎皮，

及為犀象形狀，觀者駭日。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，聯袂歌《於蔫》。《於蔫》，魯山之文也。玄宗聞而異之，徵其詞，乃歎曰：「賢人之言也。」其後上謂宰臣曰：「河內之人，其在塗炭乎？」促命徵還，而授以散秩。每賜宴設酺會，則上御勤政樓。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，盛列旗幟，皆帔黃金甲，衣短後繡袍。太常陳樂，衛尉張幕後，諸蕃酋長就食。府縣教坊，大陳山車旱船，尋橦走索，丸劍角抵，戲馬鬥雞。又令宮女數百，飾以珠翠，衣以錦繡，自帷中出，擊雷鼓為《破陣樂》、《太平樂》、《上元樂》。又引大象、犀牛入場，或拜舞，動中音律。每正月望夜，又御勤政樓，觀作樂。貴臣戚里，官設看樓。夜闌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。

唐開元中，樂工李龜年、彭年、鶴年兄弟三人，皆有才學盛名。彭年善舞，鶴年、龜年能歌，尤妙制《渭川》，特承顧遇。於東都大起第宅，僭侈之制，逾於公侯。宅在東都通遠裡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，每遇良辰勝賞，為人歌數闋，座中聞之，莫不掩泣罷酒。則杜甫嘗贈詩所謂：「岐王宅裡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。正值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人逢君。」崔九堂，殿中監滌，中書令湜之弟也。

唐開元中，關輔大旱，京師闕雨尤甚，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，而無感應。上於龍池新創一殿，因召少府監馮紹正，令於四壁各畫一龍。紹正乃先於四壁畫素龍，奇狀蜿蜒，如欲振躍。繪事未半，若風雲隨筆而生。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，鱗甲皆濕，設色未終，有白氣若簾櫊間出，入於池中，波濤洶湧，雷電隨起，侍御數百人皆見。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，俄頃陰雨四布，風雨暴作，不終日而甘霖遍於畿內。

安祿山之陷兩京，王維、鄭虔、張均皆處於賊庭。洎克復，俱囚於楊國忠舊宅。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，各畫數壁。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，望其救解，故運思精深，頗極能事，故皆獲寬典，至於貶降，必獲善地。

張說之謫岳州也，常鬱鬱不樂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，互相排擯。蘇頲方當大用，而張說與瑰相善。張因為《五君詠》，致書，封其詩以遺頲，戒其使曰：「候忌日近暮送之。」使者既至，因忌日，齎書至頲門下。會積陰累旬，近暮，弔客至，多說先公寮舊，頲因覽詩，嗚咽流涕，悲不自勝。翌日，乃上封，大陳說忠貞謇諤，嘗勤勞王室，亦人望所屬，不宜淪滯於遐方。上乃降璽書勞問，俄而遷荊州長史。由是陸象先、韋嗣立、張廷珪、賈曾皆以讜逐歲久，因加甄收。頲常以說父之執友，事之甚謹；而說重其才器，深加敬慕焉。

玄宗幸華清宮，新廣湯池，製作宏麗。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，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，雕鐫巧妙，殆非人功。上大悅，命陳於湯中，又以石梁橫亙湯上，而蓮花才出於水際。上因幸華清宮，至其所，解衣將入，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，狀欲飛動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其蓮花至今猶存。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，環回甃以文石，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，至於楫櫓，皆飾以珠玉。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為山，以狀瀛洲方丈。上將幸華清宮，貴妃姊妹競車服，為一犢車，飾以金翠，間以珠玉，一車之費，不下數十萬貫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，因復上聞，請各乘馬。於是競購名馬，以黃金為銜籠，組繡為障泥，共會於國忠宅，將同入禁中，炳炳照灼，觀者如堵。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，僕御車馬，紛紜其間。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，指而謂客曰：「某家起於細微，因緣椒房之親，以至於是。吾今未知稅駕之所，念終不能致令名，要當取樂於富貴耳。」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，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。太平公主玉葉冠，虢國夫人夜光枕，楊國忠鎖子帳，皆稀代之寶，不能計其直。

楊貴妃姊虢虢國夫人，恩寵一時，大治宅第。棟宇之華盛，舉無與比。所居韋嗣立舊宅，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，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，降自步輦，有侍婢數十人，笑語自若，謂韋氏諸子曰：「聞此宅欲貨，其價幾何？」韋氏降階曰：「先人舊廬，所未忍舍。」語未畢，有工數百人，登東西廂，撤其瓦木。韋氏諸子乃率家童，挈其琴書，委於路中，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，其宅一無所酬。虢國中堂既成，召匠圬鏝，授二百萬償其值，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。後復歸韋氏。曾有暴風拔樹，委其堂上。已而視之，略無所傷。既撤瓦以觀之，皆承以木瓦，其製作精緻，皆此類也。虢國每入禁中，常乘驄馬，使小黃門御，紫驄之駿健，黃門之端秀，皆冠絕一時。

張果者，隱於恒州條山。常往來汾晉間，時人傳有長年秘術，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，自言數百歲矣。唐太宗、高宗屢徵之不起，則天召之出山，佯死於妒女廟前。時方盛熱，須臾臭爛生蟲。聞於則天，信其死矣。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。果乘一白驢，日行數萬里，休則重疊之，其厚如紙，置於巾箱中；乘則以水噀之，還成驢矣-元二十三年，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。果對晤氣絕而死。晤乃焚香啟請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俄頃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之。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，果隨嶠到東都，於集賢院安置，肩輿入宮，備加禮敬。玄宗因從容謂曰：「先生得道者，何齒發之衰耶？」果曰：「衰朽之歲，無道術可憑，故使之然，良足恥也。今若盡除，不猶愈乎？」因於御前拔去鬢髮，擊落牙齒，流血溢口。玄宗甚驚，謂曰：「先生休舍，少選晤語。」俄頃召之，青鬢皓齒，愈於壯年。一日，秘書監王迥質、太常少卿蕭華，嘗同造焉。時玄宗欲令尚主，果未之知也，忽笑謂二人曰：「娶婦得公主，甚可畏也。」迥質與華相視，

未諭其言。俄頃有中使至，謂果曰：「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，欲降於先生。」果大笑，竟不承詔，二人方悟向來之言。是時公卿多往候謁，或問以方外之事，皆詭對之。每云「餘是堯時丙子年人」，時莫能測也。又云堯時為侍中，善於胎息，累日不食，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。玄宗留之內殿，賜之酒，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，有一弟子，飲可一斗。玄宗聞之喜，令召之。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淡，謁見上，言詞清爽，禮貌臻備。玄宗命坐，果曰：「弟子當侍立於側，未宜賜坐。」玄宗目之愈喜，遂賜之酒，飲及一斗不辭。果辭曰：「不可更賜，過度必有所失，致龍顏一笑耳。」玄宗又逼賜之，酒忽從頂湧出，冠子落地，化為一榼。玄宗及嬪御皆驚笑，視之，已失道士矣。

但見一金榼在地，覆之，榼盛一斗，驗之，乃集賢院中榼也。累試仙術，不可窮紀。有師夜光者，善視鬼，玄宗常召果坐於前，而敕夜光視之。夜光至御前，奏曰：「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。」而果在御前久矣，夜光卒不能見。又有邢和卜者，嘗精於算術，每視人則布籌於前，未幾已能詳其名氏、窮通、善惡、夭壽，前後所算計千數，未嘗不析其詳細，玄宗奇之久矣。及命算果，則運籌移時，意竭神沮，終不能定其甲子。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：「我聞神仙之人，寒燠不能瘵其體，外物不能浼其中。今張果，善算者莫能究其年，視鬼者莫得見其狀，神仙倏忽，豈非真者耶然嘗聞同堇斟飲之者必死，若非仙人，必敗其質，可試以飲也。」會天大雪，寒甚，玄宗命進堇斟賜果，果遂舉飲，盡三卮，醺然有醉色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酒非佳味也。」即偃而寢，食頃方寤。忽覽鏡視其齒，皆斑然焦黑，遽命侍童，取鐵如意擊其齒盡，隨收於衣帶中，徐解衣出藥一帖，色微紅，光瑩，果以傅諸齒穴中。已而又寢，久之忽寤，再引鏡自視，其齒已生矣。其堅然光白，愈於前也。玄宗方信其靈異，謂力士曰：「得非真神仙乎？」遂下詔曰：「恒州張果先生，遊方之外者也。跡先高尚，心入幽冥；久混光塵，應召赴闕。莫知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。問以道樞，盡會其極。今則將行朝禮，爰申寵命。可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賜號通玄先生。」未幾，玄宗狩於咸陽，獲一大鹿，稍異常者。庖人方饌，果見之曰：「此仙鹿也，已滿千歲。昔漢武元狩五年，臣曾侍從畋於上林，時生獲此鹿，既而放之。」玄宗曰：「鹿多矣，時遷代變，豈不為獵者所獲乎？」果曰：「武帝舍鹿之時，以銅牌志於左角下。」遂命驗之，果獲銅牌二寸許，但文字凋暗耳。玄宗又謂果曰：「元狩是何甲子，至此凡幾年矣？」果曰：「是歲癸亥，武帝始開昆明池，今甲戌歲，八百五十二年矣。」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歷，略無差焉，玄宗又奇之。是時又有道士葉法善，亦多術，玄宗問曰：「果何人耶？」答曰：「臣知之，然臣言訖即死，故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，即得活。」玄宗許之。法善曰：「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」言訖，七竅流血，僵仆於地。玄宗遽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自稱其罪。果徐曰：「此兒多口過，

不譴之，恐敗天地間事耳。」玄宗復哀請，久之，果以水噀其面，法善即時復生。其後累陳老病，乞歸恒州，詔給驛送到恒州。天寶初，玄宗又遣徵召，果聞之，忽卒，弟子葬之。後發棺視之，空棺而已。

李遐周者，頗有道術，唐開元中，嘗召入禁中，後求出，住玄都觀。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，遐周謂曰：「若公存則家泰，歿則家亡。」林甫拜泣，求其救解，笑而不答，曰：「戲之耳。」天寶末，祿山豪橫跋扈，遠近憂之，而上意未寤。一旦遐周隱去，不知所之，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，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，時人莫曉，後方驗之。其末篇曰：「燕市人皆去，函關馬不歸。若逢山下鬼，環上係羅衣。」「燕市人皆去」，祿山悉幽薊之眾而起也；「函關馬不歸」者，哥舒翰潼關之敗，匹馬不還也；「若逢山下鬼」者，馬嵬蜀中驛名也；「環上係羅衣」者，貴妃小字玉環，馬嵬時，高力士以囉巾縊之也。其所先見，皆此類矣。

開元中，朝廷選用群官，必推精當，文物既盛，英賢出入，皆薄居外任，雖雄藩大府，由中朝冗員而授，時以為左遷。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，路由大梁，倪若水為郡守，西郊盛設祖席。宴罷，景倩登舟，若水望其行塵，謂掾吏曰：「班公是行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，良所甘心。」默然良久，方整回駕。既而為詩投相府，以道其誠，其詞為當時所稱賞。

玄宗嘗器重蘇頲，欲倚以為相，禮遇顧問，與群臣特異。欲命相前一日，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，迨夜將艾，乃令草詔，訪於侍臣曰：「外廷直宿誰？」遂命秉燭召來，至則中書舍人蕭嵩。上即以頲姓名授嵩，令草制書。既成，其詞曰「國之瑰寶」。上尋讀三四，謂嵩曰：「頲，瑰之子，朕不欲斥其父名，卿為刊削之。」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，嵩慚懼流汗，筆不能下者久之。上以嵩抒思移時，必當精密，不覺前席以觀。唯改曰：「國之珍寶」，他無更易。嵩既退，上擲其草於地曰：「虛有其表耳。」左右失笑。上聞，遽起掩其口曰：「嵩雖才藝非長，人臣之貴，亦無與比，前言戲耳。」其默識神覽，皆此類也。

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，融方恣睢，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，密奏以為盧從願廣置田園，有地數百頃。帝素器重，亦倚為相者數矣，而又族望宦婚，鼎盛於一時，故帝亦重言其罪，但目從願為多田翁。從願少家相州，應明經，常從五舉，制策三等，授夏縣尉。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，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。